



明星的隐秘

[美] 丹尼尔·斯蒂尔 著

唐林译



明星的隐秘

[美] 丹妮尔·斯蒂尔 著

唐 林 译

华 夏 出 版 社

1988·北京

封面设计: 良 友

责任编辑: 阿 帆

SECRETS DANIELLE STEEL

根据美国DELL BOOK 1986年12月版

明星的隐秘

[美] 丹妮尔·斯蒂尔 著

唐 林 译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坛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10千字
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185001 204400

ISBN 7-80053-119-8/J·041

书号: 10484·041 定价: 1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丹妮尔·斯蒂尔，在出版《好莱坞明星生活》等二十余部作品之后，最新推出的一部以影都艳史为题材的言情小说。

丹妮尔·斯蒂尔在港台和东南亚有“西方的琼瑶”之称，她作品的总发行数已高达六千万册。她的小说起伏跌宕，缠绵动人，描写了众多的男女纠葛。本书围绕《曼哈顿》系列片的拍摄，以惊心动魄、委婉曲折的笔触，描写了三位女明星与三位男明星，为献身艺术事业，各自隐瞒了自身的秘密和痛苦，最后成为大明星并相互获得真正爱情的故事。

小说情节生动，文笔精采，显隐录秘，扣人心弦。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美国出版后，即被列入“最佳畅销书”之首。

— 雙 星 —

本书人物及简介

这是美国影都好莱坞明星秘史中的一个真实故事。

莎比娜·科尔斯是一个不大出名的电影明星。但她迷恋影业，演技卓绝，虽人到中年却美貌动人。她曾有过许多罗曼史，从十七岁开始，就用她修长美丽的双腿跨入模特儿的生涯，并拍摄过色情影片……她不愿回首往事，三十余岁仍单身一人。

梅尔·韦克斯勒是好莱坞著名的制片人。他邀请莎比娜共进午餐，并说服她出任《曼哈顿》电视系列片的女主角。莎比娜犹豫不决，但读完剧本后，兴奋不已，这正是她久久等待的角色。尔后，她发现自己钟情于五十多岁、蓝眼睛的梅尔，而梅尔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于是两人频频幽会，当然这一切秘而不宣……

比尔·沃里克三十余岁，相貌堂堂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电影演员。他的家庭生活极端不幸，妻子吸毒、酗酒、借债，并为此而卖淫……，婚姻破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。但比尔迷恋旧情，依然怀有重好的希望，他被选中在《曼哈顿》一片中担任莎比娜儿子的角色。不过，为害怕落选，他隐瞒了自己已婚、妻子堕落的

事实，从此处于保守隐秘的痛苦之中……

简·亚当斯三十九岁，漂亮迷人，她身上完全没有生过三个孩子的迹象。她丈夫是一个虐待狂，暴烈地反对她投身电影事业，并常以强迫她性交来满足其占有欲。然而，简隐忍了这一切痛苦，毅然参加《曼哈顿》的拍摄……

扎克·泰勒是好莱坞最漂亮，也是最成功的演员，他出任《曼哈顿》的男主角，他的隐秘是：他是一名同性恋者。

加布里埃尔·史密斯是一位年轻的配角演员，没有表演经验，但她非凡的气质入选。她的隐秘是：她是一个大银行家的女儿。这位漂亮小姐憎恨她那个拥有亿万家产、虚伪的家庭，不顾父母反对跻身于影视界。

这几位严守着各自秘密的男女演员，组成了《曼哈顿》的演员阵容，进行合作。简和加布里埃尔同时喜欢上了比尔，但比尔处处回避，并悄悄打听妻子的下落；简退却了，加布里埃尔却不顾比尔的冷淡，热烈地追求着。

莎比娜与梅尔之间发生了危机。尽管两人同床共枕、情意绵绵，但梅尔隐痛极深，并不打算再结婚要孩子，而且他认为自己配不上她。莎比娜绝望之极……

简不久发现自己爱上了泰勒，但泰勒拒绝了她的求爱。作为同性恋者，二十多年他从未碰过女人，异性欲发不起他的热情。

这时，简和丈夫离了婚。

随着《曼哈顿》的拍摄，这三对演员中展开了一连串委婉曲折、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比尔妻子的死亡，莎比娜的突然失踪，三角恋爱，进攻与防守……他们开始分享各自的隐秘，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团结成一个共同奋斗的整体。

泰勒克服了自己的障碍，爱上了简，并赢得了简的几个女儿的同情，简怀上了他的孩子，两人宣布将举行婚礼……

比尔摆脱了丧妻的痛苦，接受了美丽姑娘加布里埃尔的爱情，两人悄悄举行了婚礼……

莎比娜和梅尔最后经过曲折和磨难，他们的结合也为期不远……

与此同时，《曼哈顿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他们成为闻名影坛的明星……

第 一 章

阳光泼撒在建筑物上面，宛若一大把灿烂的宝石碰击着一座冰山，闪动的白色令人眩目。在洛杉矶的太阳下，莎比娜全身赤裸躺在一把扶手椅里，微光闪烁，无情的阳光给她的身子抹上了一层光彩，一层甜蜜的棕色。隔不了一会儿，为冷却身体她要去游泳池里泡一阵，不过下水之前先得进行一些仪式：首先，她每天早上躺着，面孔敷上雪花膏，并在身上抹一层油，用浓密漂亮的金发抵挡着阳光，淡褐色的迷人眼睛蒙着纱布，一条湿润的浴巾搭在面孔上，以避免在赤裸阳光照射中留下看不见的岁月伤痕。为了同样的理由，湿润的小纱布块同样保护着乳房。她曾做过三次外科手术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第一次是在三十八岁，比一般人想象的晚些，只是为了抹平眉毛之间的小皱纹，把眼睑复原到十年前的位置。第二次是在四十一岁的时候，为使乳房销魂迷人，形成一种它们从未荣幸勾勒出的丰满而向上倾斜的角度，她十六岁时也没长出如此美妙的胸脯。最后一次是上一年，第一次外科手术的重演，不过多少抹平了耳朵上方的几道小沟痕。快活的日子她看上去只有三十五岁，甚至三十一岁，在摄影机的镜头里，她有时候比那还要显得年轻……要是摄影师算得上出色的话。莎比娜·科尔斯四十五岁，身体修饰得完美无瑕。她每天早上锻炼一个小时，一周按摩三次，每

天下午游泳，如果天气适宜还要步行两英里路，不是慢慢行走，而是健步如飞。

她有剪裁很短的礼服，暴露部分是她引为骄傲的，完美地展示出毫无岁月痕迹的魅人肌肤。她还穿开口直到大腿处的裙子，这理由充足，她有一双大多数女人羡慕得要死的长腿，那不是外科手术的结果，而是上帝赐予的礼物。上帝一直对她恩宠不浅。事实上，上帝对于几乎半个世纪前出生在亨廷特的玛丽·伊丽莎白·罗尔斯顿远远不止是慷慨。她父亲是矿工，母亲是一家汽车旅馆的女招待，那家汽车旅馆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霓虹贴牌，每到夜晚就华光四射，闪出“咖啡馆”的字样。她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随后七年里母亲嫁了三次人两次守寡，当玛丽·伊丽莎白芳龄十七的时候，母亲也去世了，没留下任何财产。一无所有的玛丽·伊丽莎白以修长而优美的双腿跨上了一辆“灵堤”长途公共汽车，直奔纽约。实质上，那个时期的玛丽·伊丽莎白·罗尔斯顿死了。在纽约，她成了弗吉尼亚琼罗，当时她认为这是一个很非凡的名字。她千方百计寻找收入菲薄的模特儿工作，最后加入到一个远远不是在百老汇表演的合唱队伍里。她曾以为那是自己生命的峰顶，直到二十一岁，某人主动提供给她一部影片中的一个角色。那些日子她小心地染了头发，以隐藏住有些泛白的发根，一头乌黑亮发更加使她那双椭圆形绿色大眼引人注目。拍那部影片，人们并没给她一个存衣室，而是叫她跟另外两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在下东城一座极冷的仓库。那是一个她极不愿想起的角色，永远不愿想起。弗吉尼亚琼罗甚至比玛丽·伊丽莎白·罗尔斯顿还要短命。在西城的一个下流场所又扮演了几个相同的角色，而最后她聪明地

发现那是死路一条。莎比娜·科尔斯这个名字，是一个晚上她在共用更衣室里从被别人丢掉的一份杂志上发现的，便据为己有，然后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笔钱买了一张去洛杉矶的车票。她当时二十四岁，知道洛杉矶的时间几乎太迟了，但并非很迟。她把那些黑发染料留在纽约，在向加利福尼亚州进攻时摇身变成了一位金发女郎。在三周内，她给自己找到了一套出租公寓和一位代理人，丝毫没有提到她曾在纽约从影的事情。那是另一种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一种她不愿意重新回首的生活。莎比娜·科尔斯有一种忘事的诀窍，如果那事不再适合自己的话。忘记煤矿生活，忘记纽约的那个脱衣舞下流场所，忘记她在下东城仓库里拍摄的那些可怜的、丑恶的色情影片。

在洛杉矶，她当上一名模特儿，入选几部商业影片，在米高梅电影公司试了一次镜头，后来又在法克斯制片公司试了一次。不到六个月，她在一部十分不错的片子里弄到了一个角色，那之后又演了三个小角色，最后是一个体面角色。到二十六岁，莎比娜的面孔被一些导演知道并记住。她的演技并未使世人倾倒，但已是炉火纯青。代理人给她找了一位教师，帮助她度过难关，又为她谋取到几个角色。二十八岁的时候，人们认识了她的姓名和面孔。她的新闻代理人留意让她的姓名每隔一段时间同时出现在报纸上。她与一些男明星有了联系，三十岁时，跟好莱坞最红的男明星中的一位有过一段罗曼史。在与他合演一部影片后，她又要求拍另一部。这是一种事业，难以得到，难以获胜，那不是仅靠愿意付出肉体 and 比同事脱下更多衣服而能得到的，不是仅靠她最终真正学会了怎样表演这个事实而能得到的。在三十岁出头，她

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在一部受到极高赞赏的影片中骤然复出，而一跃成为明星人物。尽管那部影片没有令她如愿以偿，却把她的名字更加牢固地嵌刻在人们心里，为她赢来了一些以前从不敢奢望的更好的角色。

莎比娜·科尔斯勤奋工作达到了目前的地步，对于四十五岁的年龄，这绝对谈不上成功的顶峰，不过她的名字在好莱坞为人熟悉，稍微回忆一下，全美国的影迷们都会想起她……一瞬间茫然的凝视，然后发出微笑，一道秋波闪在男人面孔上，有种渴望的神情。她是那类男人们幻想与之同床共枕的女人，尽管随着岁月流逝她变得特别挑剔。莎比娜·科尔斯具有持久的魅力，有一个不管年岁多大恰恰不会衰竭的躯体。她特别关心保持一切联系，每天给代理人打电话，每得到一个角色总是力求完美，而且容易共事。

莎比娜·科尔斯不是爱虚荣的女人，她或多或少是电影明星，好莱坞是一个新人辈出的地方，每一天都有这些事发生，那些真正的大明星出现又消失又死去，被更加年轻更加新鲜的面孔所取代。莎比娜的面孔仍然值得细看，尽管她的名字在票房里并不意味着滚滚金钱，但意味着男人们离开影院时感到幸福。她依然具有自己二十一岁时的那种气质，男人们渴望出来抚摸她。她对那种事觉得高兴，不管她是不是最终让他们那么做。那并非关键所在，她的身子通向成功的工具，过去一直如此。

她瞥了一眼闹钟，然后优雅地翻身，腹部向下躺着，线条优美的手腕伸向一大盆雪花膏，又给面孔和双臂抹了一点。象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，她的胳膊鲜嫩而结实，莎比娜没有一点点萎缩或凋零的迹象。

正当她要站起来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这差不多到了喝两大杯矿泉水的时候，还该再下楼去游泳池游一次泳。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，不知道谁打来的电话，她已经给代理人挂过电话了。

“喂。”莎比娜·科尔斯的一切无不充满魅力，她的声音沉静而温柔，一种性感的噪音，那是一副男人们坐在昏暗剧场里凝视着她希望溶合一体的声音。

“请接莎比娜·科尔斯。”电话另一端响起一位年轻秘书的声音，她不熟悉的声音。

“我就是。”她站在起居室里，双腿修长，个子高挑，漂亮动人。手里握着话筒，同时用另一只手把浓密的金发梳理到肩头，谁也不会猜到那种颜色完全不是头发的本色。莎比娜身上的一切东西无不显出美丽、深思熟虑和精心装饰，她花了一生的时间以得到本身的价值，而且干得出色。她过去未能在事业上有所进展，只是太叫人遗憾，她有时对此也迷惑不解，但并不俯首低头。即使她没有成为城里最热门的话题，但也很有知名度，不过她从未感到一切太晚。莎比娜绝无任何衰老疲倦、人到中年或一败涂地的感觉。她仍然是一个一路顺风的女人，尽管上一年有一段停滞时期。没有得到重要角色这类事情并没令她悲观失望，只要金钱在源源不断流向自己。就在一个月前，她才拍了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广告。为了保持固定的收入，她乐意干一些事情，只要不是电视就行，电视是她不愿降低身份去干的事情。

“这里是梅尔·韦克斯勒的办公室。”那充满自我炫耀的声音说。梅尔·韦克斯勒是好莱坞最著名的制片人，为他工作的任何人，都处于引人注目的中心。莎比娜微笑着，她

几年前曾跟他一起出去过两三次。撇开另外几件事情不谈，梅尔·韦克斯勒是一个吸引人的男人。她不知道他为什么打电话来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响亮的声音中带着笑意，她用目光扫了一遍起居室，这套位于贝弗利山不那么豪华的林登大道的公寓，现代而又简朴，但位置不错，这套两面是玻璃墙壁的公寓，大多装饰成白色。她此时看着自己裸体的倒影，结实的乳房高耸，值得为它花费金钱，双腿依然修长美丽。她喜欢打量自己，在倒影中没有任何使她担心或害怕的迹象，如果出现了某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她恰恰知道怎么对付。

“韦克斯勒先生想要知道你今天是不是能与他一道进午餐，在比斯特罗花园。”

她弄不清楚为什么他本人不打电话？为什么这样仓促？也许是因为一部电影的一个角色，尽管他这些年拍的影片微乎其微。在过去十年里，梅尔·韦克斯勒最大的成功是在电视上，虽然他还制作影片。他知道她不拍电视。每个人都知道莎比娜的这个想法。电视一钱不值，她一有机会就这么讲。她是莎比娜·科尔斯，用不着拍电视，每次出现这个话题她就对代理人说，而那个话题并不常常提出。他有更好的运气说服她拍广告片，象穿着貂皮大衣的那一种。就她所知，那有某种等级，而电视没有。然而梅尔·韦克斯勒是个人物，况且午餐前后她无事可干，现在是十点四十五分。

“一点钟，怎么样？”那姑娘从没想到莎比娜会不同意，谁也不会想到，或者只有很少人想到，而演员们永远不会说“不”。

“一点十五分吧。”莎比娜神情逗趣，这是好莱坞每个

人玩弄的一个把戏，她比那个姑娘更难对付，他们都对此了如指掌。

“很好，比斯特罗花园。”她重复一遍，仿佛莎比娜会忘记似的。

“谢谢，转告他我会到那里。”

亲爱的，你该保证。那姑娘挂断电话用蜂音器通知韦克斯勒的时候自付着，而另一端的秘书拿去那张上面写着“莎比娜将在一点十五分赴约”的便条，韦克斯勒接过条子一看非常高兴。

挂完电话，看上去莎比娜也挺愉快。梅尔·韦克斯勒，她考虑着，意识到自己已有多多年没有看见他了。十年前，他甚至曾经带她去参加奥斯卡金像奖授奖大会，她历来认为他倾心于她，尽管表面上他没有多少迷恋的表示，不过他们两人从未越雷池一步。

她走进更衣室，那是一个通向小浴室的四面玻璃的房间，接着去冲淋浴，用有力的手扭开水龙头，激溅的热水淌在涂过油的肌肤上感觉舒适。她一边洗头发，一边想着该穿什么衣服参加梅尔·韦克斯勒的午餐。这完全取决于他想的是什么，一件工作或者某件私事？她拿不定以什么样子出现才合他的胃口，是已经向上爬的红星还是激起世人情欲的女人？随后她笑了起来。那两者没什么不同，都是一样。她终究是莎比娜·科尔斯，双腿修长身材苗条，头发金黄面容姣美。它们在许多方面能帮她的大忙，她知道。

在出来之前，她放出冰冷的水冲洗身体，当她用毛巾抹干身子，用梳子整理那头长长的金发时，整个身子在发抖。她决定要使人们看上去并不是过分刻意打扮。果真她看上去

只有二十五……二十八……二十九……她微笑着，毫不介意，十四或九十八对她都一样。反正，她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魅力。是的，她决定了，她要去跟梅尔·韦克斯勒共进午餐。

第 二 章

莎比娜·科尔斯一脸轻松地乘电梯下楼。她按下去车库的键钮，当她进电梯时，那个金属的小升降盒子摇晃着。她只偶尔担心会受到勾引或抢劫，而唯一最焦虑的事情是有人伤害她的身体或面容。她很少随身带许多现金，也没有价值昂贵的珠宝玉器。多年来，她无论得到什么都卖了，对于金钱，她有另外更重要的用处。

她用的是一部 SI - 280 型银白色梅赛德斯小车，那是一种不再制造不再大量需要的型号。象莎比娜的许多私人财产一样，它保持着原样，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算不上时髦。她的衣服于她十分合身，她买衣服只是出于这个目的，而对最新时装不感兴趣。她穿着一条开口直到大腿处的白色丝绸的裙子，和一件衬托日晒皮肤以及头发颜色的深蓝色丝绸衬衣。最上面四颗钮扣没扣上，显出的部分足够使任何男人心慌意乱不知所措。头发已经吹干，经过精心梳理，爽心悦目地搭在肩后。指甲修剪得完美无暇，就象脚指甲一样涂着鲜红色，配着一双高跟白色便鞋。汽车轰鸣着驶出车房，她直奔比斯特罗花园。

在威尔谢尔，她一个急右转弯马上又一个转弯，驶过贝弗利山威尔谢尔车道的高大铁门，然后在两座楼房间停住，象乳房之间的一粒宝石在太阳下闪闪发光。她坐在车里等着

看门人过来见她。带着一脸热切笑意的看门人过来了，他认识她已有多多年，乐意为她保管轿车。她给小费慷慨，是一个非凡美丽的女人，仅仅望着她就令他感到幸运。他笑着敞开大门，她双脚松开刹车，象通常一样小心开车。

“午安，科尔斯小姐，您今天在这里进午餐吗？”

她露出那种会使男人忘掉她说的每一句话的微笑反问道：“是的，离这儿不远。你能帮我保管一下车子吗？”他总是高兴帮助莎比娜·科尔斯，欣赏仅仅请她喝上一杯的机会。

“当然，隔会儿再见。”他把票根递过去，她走开了，带着一种令他眩晕和自豪的微笑。他的目光追踪她的背影，直到她从车道消失再也不能看见。他望着她白色裙衫里臀部的摇摆，就象观看优美的芭蕾舞姿。要是她发现自己对他以及另外四个男人产生的魅力会高兴的，那四个男人停住步子呆呆地盯着她，面孔露出迷醉的神情，其中只有一个人认出了她，但那不是关键所在。男人们盯着莎比娜，才不管她是谁呢！那是因为她无限美色，因为她的珊珊玉步以及身上散发出的不可抵抗的吸引力。真的，自从拍了上部新片以来，她的事业一直停滞不前，是件尤为使人心痛的事情。她需要的一切是合适的角色以及合适的制片人。

她等待威尔谢尔大道的绿灯亮起才穿过街走向布朗大赛马场，她最初来到好莱坞的时候，这座大赛马场就修起来了。她快步走过赛马场，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地。现在已是十二点五十分，她知道自己必须抓紧时间，但这套装束还需要点陪衬的东西，她清楚地知道需要什么。莎比娜干的每件事差不多都经过仔细谋算。

距离罗迪奥大道每个人熟悉的那个黄白条纹天盖的街角